

民粹主義在台灣——韓國瑜及其支持者

胡正光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江素慧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民粹主義的流行已經成為世界上民主國家的一大難題，在美洲、歐洲、亞洲都可以找到代表性人物。台灣在這一波民粹浪潮中，也出現了指標性人物，那就是 2018 年崛起的韓國瑜。在指認韓國瑜為民粹人物之前，本文對民粹主義的定義做了檢討，並建立一套民粹特徵的指標。從目前對民粹主義的討論中，本文整理出五個民粹主義的特徵：1. 反精英的道德論述及陰謀論；2. 歧視及反多元的主張；3. 威權及反制度傾向；4. 不信任大眾媒體；5. 反專家言論等五點做評估。此外，鑑於網路在政治傳播中的重要性，本文也定義了「網路科技民粹主義」的三點特徵，分別是：1. 候選人的決策核心包含大數據專家；2. 串連極端分子，散播仇恨言論及假新聞；3. 政治領袖是非傳統、非典型菁英。根據本文的分析，韓國瑜的民粹特徵是在總統選舉時期才開始明顯，但他並不屬於「網路科技民粹主義」，也不是非常有領導能力的民粹人物。倒是他的死忠支持者，也就是所謂的韓粉，表現出更強烈的民粹態度。因此，韓國瑜的落選尚不能標誌台灣民粹主義的衰退，未來仍有可能再出現民粹浪潮。

關鍵詞：韓國瑜、民粹主義、網路科技民粹主義、韓粉

壹、前言：瀰漫全球的民粹政治

這是一個民粹崛起的時代，姑且不論拉丁美洲不間斷的民粹歷史（Conniff, 1999: 1），二十一世紀的西方，也接連出現了民粹主義抬頭的現象（Judis, 2017; 水島，2018）。一般而言，民粹並非正面的字眼，所以在民主發源的西方，民粹浪潮顯示了深遠的意涵。

民粹的發生原因是什麼？現在學者比較聚焦在人民對民主制度弊端的不滿（黃昱珽、蔡瑞明，2015：132）。民粹主義者認為民主政治在實踐上忽視了人民的需要及利益（Canovan, 1999），必須加以調整，以回應人民的意志。當下的西方民主社會充滿了不滿及憤怒（Judis, 2017; Empoli, 2019）¹，這些負面情緒來自於對統治菁英個人操守或決策失當的失望。因此，憤怒的選民轉而支持「不一樣」的人物，他們具有和傳統（典型）菁英不同的特質。

台灣是否也有民粹現象？根據過去的文獻，答案似乎是肯定的²。不過，這些文獻都是以2008年之前的台灣民主政治為研究對象。2008年之後，馬英九、蔡英文都非公認的民粹領袖（康培莊，2015：4, 7）。但根據張佑宗（2009）的研究，台灣的民粹能量豐沛³，似乎不可能在短期內銷聲匿跡。2014年以「白色力量」崛起的柯文哲，2018年捲起「韓流」的韓國瑜，都被看成民粹主義者⁴。但二者相比，柯文哲是個比較矛盾的現象，因為他相當菁英主義，不符合民粹特質（參見本文對民粹主義的定義），可能需要更精細的討論。相對來說，韓國瑜從崛起到衰退的時間很短，也更容易觀察。

¹ Mueller (2017: 15-16) 認為「憤怒」不見得來自「挫折」，因為民粹主義支持者的社經地位不見得比較低，這一點在川普支持者背景分析中得到證明（Pew Research Center, 2018），所以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不一定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

² 請參見王振寰、錢永祥（1995）、黃光國（2003）、張佑宗（2009）、黃昱珽、蔡瑞明（2015）。

³ 他將民眾的政治態度依照「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的正負取向，分為「傳統威權」、「開明專制」、「民粹式民主」與「自由民主」四類，而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的受訪者比例最高，占65.3%（張佑宗，2009：99-101）。不過，「民粹式民主」是以法治精神為衡量指標，比較簡化。

⁴ 認為柯文哲是民粹主義者的評論：蘇衡（2017）、林濁水（2018）、賴怡君（2018）。將韓國瑜歸類為民粹候選人的評論：沈有忠（2020）、張宇韶（2020）、Batto（2019）。

本文希望達成的目標，首先是定義民粹主義，建立民粹主義的指標。而民粹現象近年來受惠於網路的普及，操作模式已經有了進化。因此，本文將定義傳統型民粹主義，這也是民粹主義的基本特徵；以及近十年來，在網路環境中茁壯的「網路科技民粹主義」運作模式。第二個目標，是分析韓國瑜及「韓粉」代表的韓流現象符合多少民粹指標。韓國瑜在網路上有很大的聲量，但他屬於網路科技型的民粹主義嗎？從韓流現象還可以發現什麼有趣的題目？以上兩者，就是本文的目的。

貳、定義民粹

「民粹」是一個常見詞彙。或許因其廣泛而常見，顯得不是那麼容易有普遍的共識（黃昱珽、蔡瑞明，2015：130）。Moffitt（2016：17-25）整理出過去這個概念常見的四種用法：意識形態、政治策略、論述、政治邏輯。Mudde 與 Kaltwasser（2017：3-4）則歸納出五種用法：人民的行動、政治哲學、政策、與民眾互動的政治策略、俗民政治風格。可見要做出一個盡可能包括所有論點的文獻回顧是有困難的⁵。本文因此從最一般性的定義出發，捨棄政治社會脈絡的分析，嘗試歸納民粹主義的普遍特徵，並做出一套相關的判定標準。

一、民粹主義的一般性定義

（一）人民對抗菁英的論述

一種很常見的民粹用法指「草根力量的動員」，政治人物用下階層偏好的修辭進行政治動員，煽動他們去對抗菁英，像是黃光國（2003：13-14）就做這種界定，在台灣也常見到這種用法。但是，目前研究的證據顯示，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並沒有明顯的階級背景（Mueller, 2017: 15; 黃昱珽、蔡瑞明，2015：131）。用「受到下階層群眾歡迎」做為民粹的定義目前已不

⁵ 臺灣有關民粹主義較廣泛的文獻回顧，可參考張佑宗（2009）及黃昱珽、蔡瑞明（2015）。

符學界的共識。那麼，民粹主義的普遍特徵是什麼？Mudde & Kaltwasser（2017: 9）認為，「人民」、「菁英」與「總意志」（general will）可說是民粹主義的核心概念。一般也同意，民粹主義最核心的主張在於反菁英的態度（Moffitt, 2016: 45; Mueller, 2017: 2; 水島，2018: 17）。

現代國家理論中，「人民」是國家主權的來源，人民應當是國家的主體，不論民主體制或專制體制都不能否認這一點。但政治被「菁英」把持，產生了種種弊端，陷人民於不幸，因此人民必須將權力從腐敗的菁英手中奪回，以實現人民的意志。以上的陳述，可說是民粹主義最根本的理論。從這一段陳述，還可以做出一些推論。

首先，人民可以「對抗」菁英，向菁英奪權，正說明民粹主義只能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中出現，專制體制（例如共產黨一黨專政學說）就不容許挑戰統治菁英的正當性。接著，在民粹主義的想像中，菁英是腐敗的，人民則是道德純淨的⁶。Mueller（2017: 19-20）因此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道德政治的意識形態（他稱之為政治的道德想像）。必須強調的是，「菁英」可以擴張解釋成權力的建制化結構以及支配性的社會觀念與價值（Canovan, 1999: 3），也就是掌握各領域權力的菁英都算「菁英」。而「各領域的菁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專家」。各行各業都有專家，他們掌握知識及話語權，專業術語卻讓一般民眾很難理解。各式各樣的原因讓民眾對專家半信半疑，無法信任，在專家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更容易出現反專家的態度（Nichols, 2018）。而從專家的角度看來，這就是「反智」。反智也被一些研究者歸納為民粹主義的特徵（黃昱珽、蔡瑞明，2015: 134）。不過，本文選擇「反專家」或「反專業意見」這類比較中性的詞彙。

既然菁英是邪惡的、道德敗壞的，他們策動「陰謀」也就不足為奇。「陰謀」成了民粹政治家的語言，民粹領袖則是陰謀的犧牲品。菁英策劃陰謀，讓國家處於危機之中，民粹領袖以此理由推行政策，鞏固執政的正當性（Mueller, 2017: 41-43）。再者，「人民」是誰，要視情況定義。也就是說，

⁶ Taggart（2000）、Mudde（2004）、Albertazzi 與 McDonnell（2008）都有相同的觀點；請參考黃昱珽、蔡瑞明（2015: 133-134）。

不能簡單把「國民」分爲「菁英」和「人民」而已，有些群體不是「菁英」，但也不是「人民」，「他們」不能與人民一起分享權力。例如，歐洲右翼的新民粹主義將移民勞動階級排除在「人民」之外（黃昱珽、蔡瑞明，2015：136），是「非人民」。

因此，人民有兩種敵人：菁英和非人民⁷。這三類群體在不同的案例中有不同的定義，但菁英比較容易辨識，人民則非常有彈性，有學者用「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形容民粹主義者指稱的人民(Mudde & Kaltwasser, 2017: 9)就像是一張空白支票，想填什麼就填什麼，其他的非菁英則成了「非人民」。更因爲民粹主義除了「人民對抗菁英」的核心主張以外，並沒有普遍性的歷史觀、社會理論，因此，有些學者認爲民粹主義並不合乎一般定義下的意識形態，而稱之爲「核心淡薄的意識形態」(Mudde & Kaltwasser, 2017: 5；黃昱珽、蔡瑞明，2015：136)⁸。然而，從人民與其敵人的對抗論述中，民粹主義衍生出更多的價值主張。

(二) 威權主義、反多元的態度

看得出來，民粹主義者口中的人民應該是同質的，具有一致的意見（總意志），這類似盧梭（Rousseau）對於民主的主張（參見 Rousseau, 2011: 183-88）。同時，他們也接受了盧梭對代議民主的批評：代議士（政治菁英）扭曲了民意，所謂的民主應當是直接民主（Mudde & Kaltwasser, 2017: 17）⁹。不過，民粹政治如何凝聚「總意志」就不見得符合民主程序。人民的聲

⁷ 有些學者將人民的敵人合稱「他者」(the others)，他們具有危險性（黃昱珽、蔡瑞明，2015：135）。

⁸ 有些人則主張，民粹主義結合了其他意識形態，就成了「厚民粹主義」（馬華靈，2019）。例如，與社會主義結合的民粹，是左翼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的民粹，則是排外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賦予民粹主義更多的理論資源，可以生產更具組織性的政治論述。

⁹ 「同質性的人民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在二十世紀被德國思想家 Carl Schmitt 發揚（可參考 Schmitt, 2010: 228; McCormick, 1997: 242），他利用「同一性」(Identität) 這個概念，例如：「民主就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命令者與聽令者的同一性」(Schmitt, 2010: 234)。Schmitt 的思想提供了戰後歐洲新右派崛起的養分 (Mueller, 2003: 206-18)。Booth 與 Baert (2018) 認爲西班牙民粹主義政黨 Podemos 的思想來自 Schmitt，可見民粹主義和同質性人民概念的關連。

音是雜亂的、不一致的。在這方面，民粹政治的民意塑造反而是由上而下的、不容質疑的¹⁰。帶有威權（authoritarian）甚至獨裁的色彩（Mudde & Kaltwasser, 2017: 18），使得民粹主義常有不重視制度，或重視結果甚於程序的特徵。畢竟人民對政治的不滿有一部分來自民主的效率低落，繁複的程序正是阻礙效率的原因。可以回應人民要求的制度都可以保留，否則就不需遵守。

「同質的人民」則帶出了反多元的態度。由於人民應當同質，「非人民」因此是異質的存在，「他們」不是公民，所以無法享受公民權利。有了這種「部分代表整體」（*pars pro toto*）與排他性代表（exclusive representation）的反多元主張（Mueller, 2017: 19-20），歧視性言論（例如針對移民、異教徒的排斥）、歧視性立法（Mueller, 2017: 46-47）也就不奇怪了。「網路民兵」正是一種反多元的表現。對於批評，民粹主義支持者往往在社群網路上進行言論攻擊、恐嚇貼文者，阻止批評聲音的出現（Empoli, 2019: 152-53），而且並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¹¹。

（三）偏好直接溝通

從拉丁美洲的案例中，Mueller（2017: 35-36）得到了一個結論：民粹領袖試圖與人民「直接聯繫」，不喜愛透過媒介（媒體或是政黨）發聲，因為他們擔心媒介會扭曲政治的實在（reality）¹²。由於大眾媒體也是由菁英掌握，排斥建制菁英的民粹政治人物不信任媒體是合理的。並且，民粹主義傾向威權領導，這也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因為共同的利益（common

¹⁰ 荷蘭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是一人政黨，由唯一的黨員兼黨魁 Geert Wilders 掌握黨務，沒有任何黨組織與黨代表（水島，2018：140-43）。義大利五星運動的操縱者 Gianroberto Casaleggio 會驅除對部落格訊息有意見（不論質疑或建議）的支持者，連一些積極份子也不例外；他也完全操縱隸屬五星運動的國會議員，把他們當螞蟻、工具般對待（Empoli, 2019: 73-75,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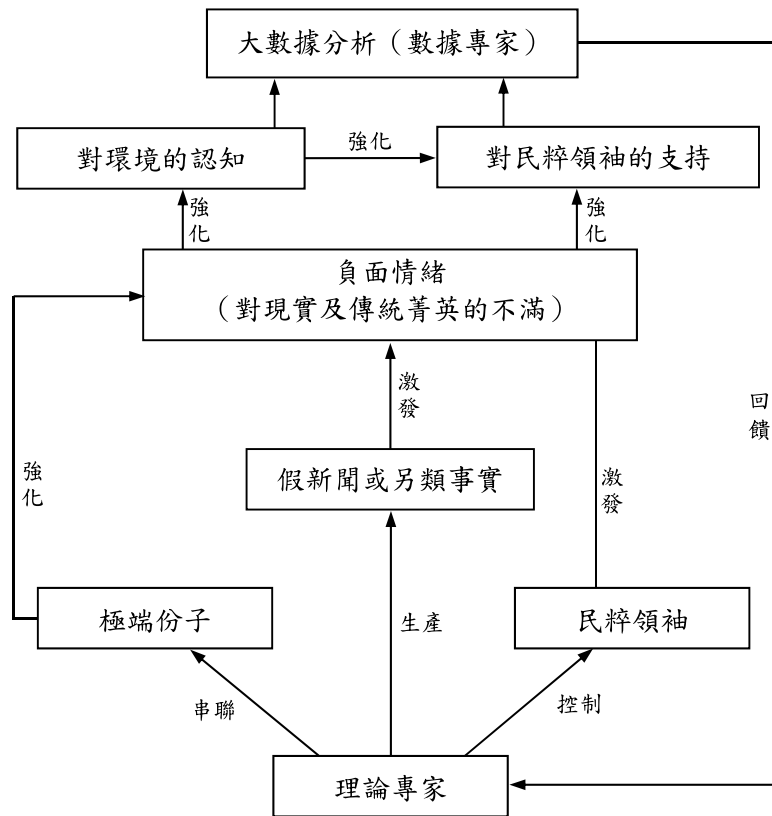
¹¹ 激進支持者的攻擊性不能說是新的現象，但因為網路的緣故，被攻擊者會感受更大的壓力與恐懼。

¹² 所謂「透過媒體」一般都未做清楚的解釋，例如透過電視、電台、報紙，是不是「透過媒體」？基本上，沒有傳播媒體則無法將意見傳達給全國人民。「直接與人民溝通」應當解釋成「不被轉述」，影像、聲音或文字必須「本質地」傳遞給人民。透過第三人對這些訊息做加工（刪減、編輯、改寫、詮釋）都是扭曲，妨礙領袖想傳達的意志。

good) 只有一種，也只有一種論述代表它，冗長的辯論不會帶來一致的結論，也沒有效率。人民需要什麼？該如何做？甚至發生了什麼事？領導者會親自說明。開放辯論只會帶來混亂的結果。有了網路之後，「直接溝通」的可能性為之提高。「網路直播」提供政治人物直接與選民對話更方便的管道，頗受歡迎，也讓民粹主義得到了科技的幫助，發展出一套操作模式。

二、網路科技民粹主義模式

Empoli (2019) 觀察義大利五星運動、美國川普、匈牙利奧班 (Orban Viktor)、英國脫歐 (Brexit) 等民粹運動的崛起過程，歸納出一套「後意識形態科技民粹主義型態」(Empoli, 2019: 55) 的操作手段 (如下圖)。



來源：整理自 Empoli (2019)。

圖 1：Empoli 的「後意識形態科技民粹主義型態」

在這個操作模式中，有新的民粹要素也有舊的。舊的、恆常的民粹要素是選民的負面情緒，它是民粹的燃料，主要來自對現實環境與傳統菁英的不滿。新的要素是網路、非典型的言行、以及大數據分析。有兩個隱身幕後的核心角色：大數據專家以及政治理論家，Empoli 將他們稱為「混亂工程師」，二者身份可以重疊¹³。在「後意識形態科技民粹主義」模式中，理論家生產訊息，尤其是假新聞或者「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¹⁴。它們可以進一步激發民眾的負面情緒，並有可能因不滿的提升而強化對民粹領袖的支持。數據專家則進一步分析效果，回饋到下一輪的訊息生產。站在前台的主角，則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們言行不按常理，甚至自相矛盾，但是只要能夠維持聲量（媒體曝光度、網路點擊率）就達成任務（Empoli, 2019: 212-13）。因為只在意聲量，立場或意識形態不是最重要的，選民想聽什麼、想看什麼，就生產這類的訊息。民意反轉，政治人物的立場就毫不猶豫跟著反轉，完全市場取向（Empoli, 2019: 87）。

另一類重要人物是極端份子，他們可說是民粹的助燃劑。在傳統民主政治中，他們位居邊緣，容易被忽略。但藉著網路，少數的邊緣份子可以串連，形成一股改變風潮的聲量，進而影響一些中性選民轉向民粹主張。邊緣主張可以形成風潮是因為演算法可讓「客製化」訊息成真，讓每個人只接收自己偏好的訊息。傳統的傳播方式是把同樣的訊息一次散佈出去，為了獲得最多人的喜愛，訊息立場要盡量趨中。網路訊息則可以保持個人差異，搜尋引擎會依照個人偏好排列訊息。如此一來，再也沒有所謂的「主流」，因為每個人看到的「事實」都不同。以往被主流輕視的聲音，現在得到了一樣的傳播機會，可以相互串連、壯大聲勢，並去影響那些「可改變立場」的中間人士（Empoli, 2019: 209-11, 215-18）。這就是 Empoli (2019: 234-35) 所稱的量子政治：客觀的事實不存在，每樣事物都以暫時的方式，依據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來定義，每個觀察者可決定他自己認知的事實，其

¹³ 例如五星運動的理論家 Casaleggio、川普的策士 Steve Bannon 都有數位行銷的經驗。

¹⁴ 嚴格說來，假新聞並非新元素。自有新聞媒體（甚至有口語傳播）以來，捏造的訊息一直存在。

他人看不見。這讓相互理解越來越不可能，政治共識也就越來越不可能。

「後意識形態科技民粹主義」是一套利用網路的政治操作手段，沒有改變民粹主義的定義，任何黨派也都能加以利用。和傳統的媒體比起來，網路更容易聚集邊緣群體，少數的聲音不至於消失，有利於極端意見的延續，並等待機會壯大。大數據分析可處理個人的訊息偏好差異，對意見的需求與走向更敏感，迅速回應民意並引領民意。如此一來，民意市場將更加依賴機器的數據分析而非政治人物的經驗及天賦。五星運動就是一個證明，既沒經驗也無想法的「素人」能夠立刻受到選民歡迎。西方的民粹主義者得力於這一套網路行銷的操作手法贏得選舉。雖然民怨高漲是根本的因素，但若沒有網路，民粹主義能不能獲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也是個疑問，這是「後意識形態科技民粹主義」的時代意義。而一般研究者基本上認為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成分本來就不重，因此，本文之後將以「網路科技民粹主義」指稱 Empoli 的「後意識形態科技民粹主義」。在這類型態的政治動員中，網路操作是決定性的，沒有網路，就無法達到呼風喚雨的效果。

三、民粹主義的指標

要判定民粹主義現象，當然需要一個判準。Taggart (2000) 提出民粹主義的六個特質：敵視代議民主的運作模式；希望實現理想的國度；缺乏本體核心價值；對社會危機的劇烈反動；存在兩難的困境（反菁英卻由菁英主導）以及因環境不同而改變運作模式（張佑宗，2009：92-93）。這六個特質中，「希望實現理想的國度」應該不是民粹主義的特有現象。革命者、甚至改革主義者都有類似主張；「對社會危機的劇烈反動」是民粹主義出現的溫床，本文雖認同但超出討論脈絡；「兩難的困境」以及「因環境不同而改變運作模式」可以說是反制度的特質，使得民粹主義淪為威權領導。

Roberts (1995) 則提出了民粹主義的五個特點：個人或父權型的領導；越過媒介，直接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聯合不同階級及社會部門的支持；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但有反菁英與反體制的特質；最後是訴求侍從主義式經濟或資源重分配政策（張佑宗，2009：93）。這個判準來自於拉丁美洲的經驗，雖具有特殊性，但除了群眾支持基礎不在討論範圍，仍與本文歸

納出的一般特徵可以相容，例如直接動員、反菁英與反體制、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等和本文主張一致；而領導方式及侍從主義式的分配政策邏輯上連貫，即其對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想建立一套個人威權的治理方式。

因此，綜合本文對民粹主義特徵的歸納，觀察一個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是否有民粹主義傾向，視其言行是否出現下列幾點特徵：

1. 出現人民應該對抗菁英，並有道德政治內涵的主張。政治菁英由於道德敗壞，只在意自己的利益，不顧人民的生活。並為了繼續掌握權力，策劃、實施了各種陰謀。
2. 對人民構成危害的不只有菁英階層，還有其他群體，表現為歧視或排他性的反多元言論及政策主張。
3. 民粹領袖的言行不容質疑，大權由他掌握，不需要討論。制度不能造成民粹領袖施政的障礙，否則就應該修改制度。相對來說，支持者則表現出領袖崇拜的情感。
4. 不信任大眾媒體，認為媒體的轉述或報導會扭曲民粹領袖的原意。「本真」(authenticity)是溝通的條件。領袖的影像、聲音、文字要直接傳達給人民，不要透過官僚層級或是媒體轉述。
5. 出現「反專家」的言論，駁斥專業意見，認為專家不可靠¹⁵。

以上是幾個傳統民粹主義的言行特徵，但是否進化成「網路科技民粹主義」還要加上幾個特點：

6. 核心決策者包含大數據專家、數位行銷專家，以選民的喜好生產訊息。
7. 主動串連極端份子，散播仇恨言論及假新聞。
8. 政治領袖是非傳統、非典型菁英。

其實，從學界對民粹主義的討論可看出來，民粹主義不是「有」或「無」的問題，而是「程度」的問題（張佑宗，2009：89）。民主政治既然以民意為本，重視人民、以人民的名義做出主張本就天經地義。統治菁英與人民

¹⁵ 很諷刺的是，「網路科技民粹主義」非常需要網路行銷專家，這也可以說是民粹主義的兩難：菁英領導卻又排斥菁英。不過網路科技的民粹模式中，操縱的菁英是隱身幕後的，在前台的是一些政治素人，無典型菁英的模樣，群眾或許不認為他們被菁英所領導。

的意志也不可能完全密合，必然有某些意見被忽視，傷害了某些人的利益。人民對統治菁英的不滿、對不同族群的排斥、對大眾媒體的厭惡都很常見。失望、不滿、憤怒的負面情緒永遠都存在。所以說，民粹是代議民主的陰影，有代議政治就有民粹主義的種子（Mueller, 2017: 101）。

接下來，本文要利用上述的指標去檢視含韓國瑜及其支持者有多少特徵符合民粹主義，他屬於傳統型的民粹主義或是網路時代的科技民粹主義。

參、韓流與民粹

2018 年台灣地方選舉的兩大明星，一是連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另一是後來居上的超級巨星——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在韓國瑜竄起之前，一般認為高雄市長選情應該是一面倒的情況。民進黨提名的陳其邁被認為是卸任市長陳菊的當然接班人，準備已久，學經歷優秀，獲得黨內提名之後，市長寶座似乎唾手可得，但在選戰的最後兩個月竟然風雲變色，最後以十五萬票的差距落選。捲起旋風的韓國瑜在聲勢高漲之際巡迴全台助選，被認為是國民黨該次選舉大勝的第一功臣，並在當選市長不到半年時即決定參選總統，不過最終失敗。雖然如此，他卻是台灣民主選舉中的異數，因為能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從籍籍無名到成為全國政治明星，可說史無前例，用「何興之暴也」形容並不誇張。此外，他的激進支持者也同樣是台灣選舉史上的異數，其對韓國瑜無保留的支持，不惜衝突捍衛韓國瑜的言行，常常成為選戰的焦點，有必要一併討論。

一、韓國瑜簡介¹⁶

韓國瑜出生於 1957 年，成長於眷村，父母均為中國河南人。根據他的自述，自小課業不佳，因此在高中畢業後考入陸軍官校專修班，1981 年退伍，並考入東吳大學英語系，1985 年考入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1988 年畢業後，與來自雲林的李佳芬結婚。李家是農民出身，但自李佳芬的祖

¹⁶ 以下資料出自黃光芹（2019）。

父開始從政，形成了地方政治勢力。

經過兩年短暫的記者生涯，1990 年韓國瑜參選台北縣議員並當選。1993 年參選第二屆立法委員，之後連任至 2002 年為止。2004 年擔任岳家所有的維多利亞中學創辦人，2006 年起擔任台北縣中和市副市長一年八個月，2007 年參加立委選舉黨內初選被取消資格。2012 年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2017 年一月卸任，隨後參選國民黨主席落敗，但九月接任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2018 年獲得國民黨提名參選高雄市長，打敗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而當選。2019 年宣布投入總統大選，2020 年一月敗給尋求連任的蔡英文。

從以上簡短的介紹，可見韓國瑜並非政治素人，從 1990 至 2002 年，有十二年的時間擔任民意代表。之後雖然有十餘年的時間沒有參加公職選舉，但仍然擔任過縣轄市的副市長，並擔任過高雄市黨部主委。這兩段經歷時間雖然不長，但可見他一直不忘情政治。假如加上岳家的雲林縣議員資歷¹⁷，說他處於政治世家一點都不為過。但是，他民代時期的表現乏善可陳，最著名的事件是在立法院毆打陳水扁。立委卸任後頗為沉寂，幾乎被人遺忘，他也自認為這是一段失志的時光，直到 2016 年在台北市議會與市議員王世堅舌戰後再度被輿論注意。縱使如此，代表國民黨競選高雄市長起初並不被看好，既無地緣也無資源，但他靠著正確的選戰策略打動人心，聲勢暴起，2018 年起成為政壇風雲人物。

二、2018 高雄市長選舉：愛與包容

2018 年的高雄市長選舉，本文採用的文獻有韓國瑜刊列於選舉公報上的政見、他重要的集會演說，以及他的經典語錄。首先，他的競選政見共有十條（高雄市選舉委員會，2018），分別是：落實中英文雙語教育、領導招商引資小組、推動「南南合作」、發展旅遊產業鏈、南海科技首都、優化整體高雄交通網路、向校園毒品宣戰、成立青年局，催生青年創業基金、推行世代共好政策、改善空污水質。總標題是：打造高雄、全台首富。副標加上「不分顏色，只有幸福、全力拼經濟的高雄」。其次，從他的公開演

¹⁷ 岳父李日貴三屆十二年，妻李佳芬三屆十二年，妻舅李明哲目前是第三任。

說內容（除了致謝與拉票以外）歸納出重點（見表 1）：

表 1：韓國瑜高雄市長選舉公開演說重點

演說場合	主要論點
鳳山造勢（2018/10/26）	高雄過去的光榮與現在的沒落、拒絕貧窮、開放的城市、乾淨的選舉
旗山造勢（2018/11/08）	被民進黨攻擊、農產品外銷、拒絕貧窮、
岡山造勢（2018/11/14）	乾淨選舉、被抹黑、民心思變、批評民進黨、不離開基層
超級星期六造勢（2018/11/17）	「東西賣得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高雄價值（包容）、反對人身攻擊、乾淨選舉、高雄的願景
勝選感言（2018/11/24）	正面選舉、拼經濟、廉潔政府
就職演說（2018/12/25）	高雄的沒落、開放的海洋精神、愛與包容、發展經濟與教育以關懷鄉土、區域平衡、與基層站在一起、超越黨派

來源：整理自黃光芹（2019）。

最後，選舉期間深入人心的經典語錄及發言背景列表如下，當中很多名言在其造勢會場不斷重複過（見表 2）。

從選舉公報上的政見來看，毫無民粹主義的跡象，就只是一般的市政政策主張，強調經濟發展，沒有對菁英的一般性批判。就算從造勢集會、媒體訪問、網路直播等場合的發言來看，也沒有民粹主義最核心的反菁英論。在這個時期，韓國瑜批判對手，仍是政黨競爭的角度，訴求藍綠對決。至於定義非人民、歧視或排他性主張、不信任媒體、反專家等言論或行為都不夠引人注意。比較具爭議的，是他浮誇的建設主張，例如愛情摩天輪、太平島挖石油，或許被認為嘩眾取寵，但不是民粹主義最核心的元素。相對起來，韓粉就出現了很強的排他性。他們會在網路上攻擊不同意見者（出征）。最有名的例子是歌手詹雅雯到陳其邁的造勢場合演唱，韓粉即蜂擁到詹雅雯臉書留下攻擊性言論，但韓國瑜要求支持者克制、尊重不同的意見（劉懿嫻，2018）。見至少在這個時期，韓國瑜持有「包容」這種反民粹的態度。

表 2：韓國瑜高雄市長選舉語錄

日期	語錄	發言背景
2018/03/19	政治語言，唯真不破	評論柯文哲，其後成為名言
2018/03/19	至少給我們一碗滷肉飯	說明自己為何去登記國民黨台北市長初選，後來變成「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選舉最經典語錄之一
2018/05/21	又老又窮	黨內初選勝利演說，形容高雄現況，也用在台南、嘉義，之後成為選舉最經典語錄之一
2018/05/21	高雄鄉親…不欠民進黨	同上
2018/05/21	政治交給台北，高雄的鄉親，南部的鄉親將會以經濟為中心	同上
2018/10/11	乾乾淨淨的輸…不要骯髒的贏	臉書直播
2018/10/14	政治人物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作威作福，一個是做牛做馬	台中盧秀燕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2018/10/29	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	媒體專訪

來源：整理自 Wikiquote（2020）。

至於他是否利用網路專家操作民粹？韓國瑜的網路宣傳由他女兒韓冰主導（黃光芹，2019：163-66），但韓冰並非網路行銷的專業人士，之前也未參與政治。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瑜的網路影片由專業的網路行銷專家製作，是他網路聲量暴起的功臣（管嫻媛，2018）。但這些網路影片製作者純粹是商業經營者，並非意識形態理論家，也不是韓國瑜陣營的核心人物。

韓國瑜陣營有沒有串連極端份子，散播仇恨言論及假新聞？美國的重要期刊 *Foreign Policy* 曾經刊載，韓國瑜在高雄市長選舉當中，追蹤人氣最高、圖文內容最廣傳的支持性社團《韓國瑜粉絲後援團 必勝！撐起一片藍天》多位創辦人皆來自中國（廖元玲，2019）。不過，並沒有證據顯示含韓國瑜與他們有工作上的聯繫。近年來，候選人的「網軍」一直被討論，

但「網軍」如何運作要靠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知道模式。

那麼韓國瑜是否非典型政治人物？Empoli（2019）的非典型政治人物是嘩眾取寵的小丑，他們沒有從政經驗，不會講政治語言，直率說出自己以及選民的心聲，讓支持者覺得很「真」（台灣謂之「接地氣」）。若論「直率」、「接地氣」，韓國瑜當之無愧，但他並非政治素人，也不能算「非典型政治人物」，因為台灣基層選舉並不乏這類人物。他不是政治素人那種「非典型」，倒是有人稱他「非典型國民黨」（唐筱恬，2018；童清峰，2018），更正確來說，應該是「非典型國民黨市長候選人」，因為直轄市長層級不太可能推出這樣的候選人。因此，用本文的八個指標審視這個時期的言論及作為如下，得出如下表的結果（見表 3）：

表 3：韓國瑜高雄市長選舉與民粹特徵

民粹指標	韓國瑜及韓粉言行
人民對抗菁英的主張；陰謀論	反菁英，但在政黨競爭的架構裡；經濟政見是主軸，無陰謀論
定義非人民；歧視或排他性主張；反多元	韓國瑜主張愛與包容；韓粉出征
威權；反制度	韓粉崇拜韓國瑜 ¹⁸
不信任大眾媒體	無
反專家的傾向	無
核心決策者包含大數據專家、數位行銷專家	韓國瑜女兒韓冰主導文宣數位行銷專家製作網路影片，但非決策核心
串連極端份子	無證據
政治領袖是非傳統、非典型菁英	非典型國民黨候選人

¹⁸ 這個時期較少觀察者分析韓粉與韓國瑜的關係，但從狂熱韓粉的自述，大略可以知道韓粉深受韓國瑜感動的程度。他們像追星族，就連外縣市的選民也參加每個造勢場合，有如參加佈道大會，深信韓國瑜是臺灣政治真正的救世主，甚至寫下「如果有神，我們願意相信你為唯一的宗教」（書涵云冰，2019: 131-32）。但此時韓國瑜的公開發言仍然溫和（見表 2），並沒有威權或反制度色彩。

可以說，此時韓國瑜無顯性的民粹傾向，反而韓粉的排他性以及崇拜韓國瑜之情更接近民粹。勝選後，民意支持熱度不減，於是韓國瑜開始思考要不要乘勝追擊，挑戰總統選舉。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言論開始展露清楚的民粹特徵。

三、2020 總統選舉：庶民對抗權貴

本文將高雄市長就職 (2018/12/25) 後到總統投票日 (2020/01/11) 的這一段時間稱為總統選舉期間。由於總統選舉公報並不刊載候選人的政見，而候選人的政策白皮書篇幅不少，且內容與民粹內容無關，故不列出。這個時期也沒有出版品收錄比較完整的韓國瑜演說稿，所以總統選舉時期的分析材料幾乎都來自媒體的報導。

首先，是他幾次公開演說的內容摘要。由於公開演說的場次非常多，所以只選擇與本文解說較相關的論點加以列舉 (見表 4)：

表 4：韓國瑜總統選舉公開演說重點 (含宣布參選前)

日期	演說場合	主要論點
2019/04/23	五點聲明 (蔡孟妤, 2019)	1. 向支持者致謝 2. 要改變高雄，要先改變臺灣 3. 無法參加現行制度的初選 4. 權貴離庶民太遠，勿忘世上苦人多 5. 願意負起責任，改變臺灣
2019/06/01	達格蘭大道造勢 (丁世傑等, 2019)	宣佈參加黨內初選；抨擊民進黨執政不力；「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2019/06/08	花蓮造勢 (王峻祺等, 2019)	宣布已登記參選國民黨提名總統初選；2020 是中華民國的生死保衛戰
2019/06/15	雲林造勢 (周麗蘭等, 2019)	拒絕一國兩制、熱愛中華民國、熱愛民主自由、堅持和平繁榮
2019/06/30	竹北造勢 (楊毅, 2019)	抨擊民進黨執政不力
2019/09/08	三重造勢 (報橘, 2019)	向黑韓產業鏈宣戰
2019/12/18, 12/25, 12/27	三次政見發表會 (〈2020 總統大選政見發表會逐字記錄〉)	民進黨治國失敗；蔡英文被新潮流架空；中華民國的危機；培養學生語言能力；雙語教育
2019/12/29	辯論會 (〈2020 總統大選政見發表會逐字記錄〉)	蔡英文四個欺騙；維護中華民國

五點聲明雖然不是正式的參選宣言，但卻是一個分水嶺。在簡短的聲明中，他的「權貴」指向了黨內高層，超越了政黨框架。雖然後來韓國瑜避談黨內高層，倒是他的支持者仍維持普遍的反菁英意識。得到國民黨提名（2019/07/28），邁入正式競選活動之後，韓國瑜一系列地方造勢活動冠上了「庶民起義」的稱號¹⁹。「起義」代表對統治階級的反抗，而韓國瑜支持者自認「超越藍綠」（王慧瑛、王昭月，2019），以「權貴」並非單指執政黨的菁英，連國民黨的菁英也是「權貴」。「庶民」與「菁英」的對抗，似乎更能成為支持者心中的選戰主軸（黃國樑，2019；胡幼偉，2019：87、96；書涵云冰，2019：110-11）。也有觀察者認為，韓國瑜出線，讓泛藍陣營的「菁英」與「草根」兩派力量的矛盾尖銳化（林家興，2019）。

「黑韓產業鏈」則是一個標籤，指依賴攻擊他私德才得以有收視率、點擊率的名嘴、網紅。負面選舉在台灣一向常見，一般候選人除了澄清、訴訟之外，像他可以這樣將批評者貼上標籤加以嘲諷的前所未有。「產業鏈」一詞帶有組織性的味道，暗示「陰謀」的存在。經典語錄方面，總統選舉期間的名言也和市長選舉時期大有不同，變得非常有攻擊性、而且更低俗，顯露出更多民粹主義的特徵（請見表5）。

陰謀論在此顯得更為完整：政府組織網軍、國家機器監控，都明指執政黨為了避免他當選而動用國家資源攻擊他、抹黑他。假韓粉則是對異議者進行網路罷凌的「假」支持者，目的是扯後腿。

至於歧視性言論，比較著名的是「鳳走雞來」，指台灣本土人才流出，外籍移工流入，但他後來未再使用類似的語句。其實韓國瑜從市長選舉時期開始，就有一些被認為歧視性的言語，例如要替未婚女性辦拋繡球，「男人以天下為家，女人以家為天下」，當選之後的「瑪麗亞變老師」都招來抗議（匯流新聞網，2019）。韓國瑜也都沒有堅持自己的立場，所以歧視性言論或許代表他內心的想法，卻不是他堅定的主張。在威權、反制度方面的表現也不明顯，找不到顯著的實例。

¹⁹ 庶民起義第一場於高雄內門舉辦，這些競選活動並非由韓國瑜的競選團隊主導，而是由他的支持者串連舉辦（丁世傑、王玉汝，2019）。

表 5：韓國瑜總統選舉語錄

日期	語 錄	發 言 背 景
2019/05/02	我是用屁眼在看他們（假韓粉）（鏡週刊，2019a）	接受網路直播訪問
2019/08/20	國家機器動得非常厲害（徐慧珠等，2019）	市政府新聞發佈
2019/08/29	鳳走雞來（匯流新聞網，2019）	網路直播
2019/09/08	你越黑，我就穿得越白（報橘，2019）	三重造勢
2019/10/30	民心熱呼呼、民調冷冰冰（陳雅玲，2019）	雲林競選行程
2019/11/26	得民心得天下，得民調，得痔瘡（丁世傑，2019）	台東輔選立委行程
2019/12/18, 25, 27	我跟你談大海，你跟我談浴缸？ 蔡英文用納稅人建立網軍，居然拿 1,450 網軍的黑資料攻擊我韓國瑜。	三次政見發表會 （陳珊珊，2019）
2019/12/29	謝謝蘋果日報的提問，完全反應了蘋果日報這種沒有水準的媒體。 台灣幾十年民主政治有像今天這麼髒、這麼惡劣嗎？ 我這裡呼籲三立電視台改成兩立，我就接受你訪問，為什麼少一立，因為沒有良心，剩下兩立是哪兩立？第一個造謠，第二個抹黑，這還叫新聞媒體嗎？	總統選舉辯論會 （〈2020 總統大選政見發表會逐字記錄〉）

不過，他對媒體的嫌惡就非常顯著。除了「黑韓產業鏈」，這方面的表現可以用辯論會上對《蘋果日報》及三立電視台記者的攻擊言論（見表 5）為代表。他認為媒體利用抹黑他獲得收視率，而且透過轉述無法傳達他真正的意見。在韓國瑜上任市長三個月左右，他接受了媒體人黃光芹的訪問。黃問他是否做滿任期，韓表示「會做滿 4 年任期」，並且「2020 總統大選完全不在我的考量之內」。可是，後來他否認黃說他「會做滿四年任期，不選總統」的詮釋，並反問「誰說的？」而且把「四年」解釋為「市長的法定任期」（林序家，2019），否定轉述的正確性。

或許選舉民調大部分都是由媒體進行（或是媒體委託民調公司執行）的緣故，他開始質疑不利的民調結果，並認為媒體因為對他不友善而製造假的民調數字，於是否定民調的客觀性與專業性，並開始攻擊民調，說出「民心是熱的，民調冷冰冰」（見表 5）。否定民調專業性的最高潮，是他於 11 月底呼籲他的支持者接到民調電話時，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楊濡嘉，2019）以擾亂民調進行，並稱為「民調蓋牌」。他解釋蓋牌的原因，是因為執政黨動用資源做「假民調」（潘維庭，2020）。

至此，他在五個傳統民粹主義特徵符合了三個：反（執政黨）菁英、陰謀論、反大眾媒體。反專家只是在民調的部分。韓粉的民粹態度要比韓國瑜明確，他們的網路出征連韓國瑜也無法約束，韓只能痛罵「假韓粉」，這和義大利五星運動的「鼓勵出征」完全相反。而韓國瑜代表了韓粉的心聲，但有沒有利用網路操縱他們？有沒有網路科技民粹主義的特徵？

和高雄市長選舉時一樣，韓國瑜的背後看不出有專業的「混亂工程師」，他的網路文宣仍然由女兒負責（劉霖林，2019）。不同的是，這一次找來人氣直播主串連拉抬網路聲勢（鏡週刊，2019b）。算不算「串連極端份子」？這恐怕要先對「極端份子」做一定義，才能決定誰是極端份子。而且台灣並未對極端言論做過調查，這也是網路科技民粹主義認定上最棘手的一點，因為這些運作通常很隱密，而且還要對網路言論有長期的觀察，方能列出網路極端份子名單。本文的結論是無法判定，而且認為應該要嚴格認定。

最後，關於非典型政治領袖，與高雄市長選舉時期一樣，就總統選舉這個層級來看，韓國瑜是非典型候選人。他的粗俗言論（屁眼、痔瘡）難以和總統的形象連在一起。「草包」是反對者最常用的形容詞，也有人稱他「被政客埋沒的綜藝咖」（三立新聞，2019）。所以，縱使他不是政治素人，但在選舉的層級上，的確是「非典型候選人」。

表 6：韓國瑜總統選舉與民粹特徵

民粹指標	韓國瑜及韓粉言行
人民對抗菁英的主張；陰謀論	權貴與庶民；庶民起義；黑韓產業鏈 國家機器監控；網軍；假韓粉
定義非人民；歧視或排他性主張；反多元	鳳走雞來；韓粉出征
威權；反制度	韓粉崇拜韓國瑜 ²⁰
不信任大眾媒體	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斥責媒體 黃光芹專訪事件
反專家的傾向	假民調之說 ²¹ 、民調蓋牌
核心決策者包含大數據專家、數位行銷專家	韓國瑜女兒韓冰主導網宣
串連極端份子	串連網紅直播主，但無法判定極端份子
政治領袖是非傳統、非典型菁英	非典型總統候選人

四、韓流民粹的檢討

不到兩年的時間，韓國瑜由人氣的高峰下墜，並且已被罷免。本文認為韓流基本上屬於民粹現象，但需要做一些檢討說明：

(一) 高雄市長選舉時期韓國瑜沒有明顯的民粹特徵

Batto (2019) 認為韓國瑜一開始就是個民粹人物。他的定義幾乎直接來自 Mueller，亦即民粹主義就是用道德觀點架構政治競爭。而韓國瑜從競

²⁰ 林濁水形容韓國瑜是個「羅賓漢」人物，行俠仗義，無視法律，然而這類人物很受基層民眾歡迎。一位韓粉直言：「一個對的政治人物，比制度還重要。」這是不少韓粉的心聲：人的道德重於制度。而且許多韓粉非常懷念蔣經國時期，那也是個威權的時代，參見鄭進耀 (2019)。不過，當上市長後，韓國瑜真正「無視法律」的行為卻很少，並沒有挑戰建制的羅賓漢精神。

²¹ 韓粉也不相信媒體公布的民調數字。直播主桃園孫先生從韓國瑜贏得黨內初選時，就開始進行隨機「街頭民調」，總共進行了 201 次。儘管他的民調不符專業使用的抽樣方法，但相信的人卻不少。參見桃園孫先生 (2019)。

選黨主席時期就開始不斷訴諸統治菁英（兩黨都有）「腐敗、不回應民意」，「辜負善良人民的期望」等，是民粹主義的修辭。不過 Batto 的理由並不夠充分。Mueller（2017: 2）並不只以「反菁英的道德政治論述」來定義民粹主義，因為那樣一來「人人都是民粹主義者」。並且，韓國瑜也從未有「部分代表全體」（只有某些人代表真正人民）的主張，而這個主張卻是民粹主義邏輯的必要條件（Mueller, 2017: 40），所以 Batto 的說法不夠有說服力。

本文為傳統型民粹主義設定了五個指標，而韓國瑜在高雄市長選舉時期大約只符合一項：反菁英，而且還是在政黨競爭的框架內，訴諸藍綠對決而非菁英與人民對決。他和陳其邁的對決可說相當自制，雙方約好不出惡言。定義非人民、歧視或排他性主張、反多元、威權、反制度、不信任大眾媒體、反專家的傾向都不明顯。他的網路聲量雖大，不過並沒有政治理論家在幕後操盤，也沒有主動串連極端分子的證據。事實上，此時他的言論溫和，極端言論沒有發揮空間。他的操作模式離「網路科技民粹主義」還很遠，唯獨「非典型候選人」的形象幫助甚大。

（二）總統選舉時期韓國瑜的民粹特徵轉為明顯

到了總統選舉時期，傳統型民粹主義指標明顯符合三個：反菁英、陰謀論；不信任媒體（訴求直接溝通）；反專家（但是他將市政完全交由技術官僚出身的代理人處理，這一點又可說非常信任專家）。至於定義非人民、歧視或排他性主張、反多元、威權、反制度在他身上都不強烈，他還會因為「歧視性言論」做修正說明。

在利用網路方面，除了串連網紅直播主，與高雄市長選舉時期相較，並沒有多少改變。尤其他一直缺乏優秀的選舉幕僚，在獲得國民黨提名後，聲勢開始下滑，大眾媒體不約而同對他採取批判、嘲笑的態度，無力再創旋風，直到投票日都無法扭轉頹勢。雖然無法證實他的背後是否有「混亂工程師」，但縱使有，也沒有發揮作用。因此，除了他是「非典型國民黨候選人」，「網路科技民粹主義」並不適用在他身上。

顯然韓國瑜有若干民粹主義特徵，但卻不是很充分。他為何可以捲起這麼大的聲勢，選民因素恐怕更重要。

（三）韓粉比韓國瑜更具民粹氣質

前面提過，韓粉要比韓國瑜更愛強調「權貴」與「庶民」的對照。韓國瑜常自比「庶民」，但權貴則由國、民兩黨的高層縮小到專指民進黨統治菁英，這顯然與他是一個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有關。比起韓粉強調「超越藍綠」，也常常攻擊國民黨高層來看，韓粉所指的權貴不分藍綠，他們的「庶民／權貴」對決是普遍性的，不受限於政黨認同。

「韓粉出征」也符合民粹主義「反多元」、「威權」，甚至「反專家」的特徵。因為鋼鐵韓粉對於韓國瑜絕對的支持，韓國瑜成為神聖不可批評的領袖。只要被認為與韓國瑜不同調，妨礙韓國瑜的競選，泛藍菁英他們照樣群起攻擊（NOWnews，2019）。不包容異議與領袖崇拜正是「反多元」及「威權」的寫照。當他們出征的對象是專家、媒體，也就具有了「反專家」的傾向。平心而論，這種現象各陣營都有，但韓粉的集體行動力更強，更具有攻擊性，而且他們自主性高，不是韓國瑜可以操控的。

前面也提過，「庶民起義」並非由韓國瑜的競選團隊主導，是支持者自發性籌辦的系列競選活動，且韓國瑜在競選過程中，常被譏笑行程過少。這顯示的意義是雙重的：選民非常熱情、有行動力；對照之下，韓國瑜的競選團隊功能不彰，候選人被熱情的支持者帶著走。競選團隊沒有發揮的另一個證明，是韓粉群眾裡最膾炙人口、最感動人心的兩個故事都不是出自競選團隊的製作²²。韓粉圈中流傳著感人故事，支持者的高度熱情，與當年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總統如出一轍。但陳水扁的競選團隊掌控競選活動，組織力強，與韓國瑜的團隊大相逕庭。

看得出來，韓國瑜並非組織高手，背後也沒有高人操盤，全憑個人的口才便給、通俗的基層語言得到選民認同。但若說他操弄群眾的技巧高明，那也令人存疑。他可以激化韓粉的攻擊性，但適得其反的出征危害到選情時，韓國瑜也無力約束韓粉²³。他的許多政策主張顯得幼稚而被稱為「草

²² 一個是〈一張不會失去的選票〉，另一個是〈等一個人〉（書涵云冰，2019：195）。後者由韓國瑜競選團隊做為競選主題曲曲名。

²³ 例如，「國家機器動得非常厲害」；三重造勢向黑韓產業鏈宣戰，「他奶奶的」、「拎北等

包」，對提升民調沒有幫助。政治判斷也不高明，特別是參選總統的決定成爲被罷免的最大理由；而參選過程（被動參選）暴露其性格的缺陷，導致許多支持者背離。除了強調傾聽基層民眾的心聲並說出他們的想法，並沒有提出可行的建議。可以說，是民粹群眾找到了一個願意爲他們發聲的領袖，聚集在他之下，但過度的排他性使得中間選民感到恐懼，韓國瑜對此束手無策。以韓流這個例子來說，韓粉的民粹表現比韓國瑜更值得關注。

肆、結語

根據本文的分析，最後要做出兩點結論。第一點是對韓流現象的反省，第二點是指出後續研究上該補充的部分。首先，韓流是民粹現象，但是要說韓國瑜從高雄市長選舉就很明顯是民粹主義者，那是不夠嚴謹的，只從單一指標（反菁英的道德論述）來評估。不過，縱使用單一指標，說服力也仍然不夠。理由是，韓國瑜主要批判執政黨菁英，而不是全部的菁英，這和歐洲的民粹政黨不同，歐洲民粹政黨批判國內從左到右的主要政黨（水島治郎，2018：74-76）。因此，韓國瑜的反菁英論述侷限在「藍綠對決」的架構中，沒有形成庶民與菁英的普遍性對立論述，也沒有「部分代表全體」的論述。批判執政黨菁英是所有在野黨都在做的事，不能當作民粹指標。「草根風格」的說法就更不嚴謹了，現在學術界不用這樣的判準。韓國瑜在高雄市長選舉時期不斷訴求庶民的生活辛苦，高雄在民進黨治理之下沒落了，但對於「腐敗菁英」的說法仍很節制。或許有一些歧視言論，不過他會做修正。威權、反制度、不信任大眾媒體、反專家等等指標都沒有出現。而韓國瑜雖然失敗，但不代表台灣民粹力量的衰退。在他敗選之後，有人稱民粹主義在台灣失靈（張毓思，2020）。不過，韓國瑜的失敗是一回事，台灣民粹的失敗又是另一回事。

你」的挑釁言論；政見辯論會中對媒體的嘲諷等等，都讓鋼鐵韓粉情緒高昂。不過，他對「假韓粉」的怒斥並未讓韓粉出征有所和緩，民調蓋牌的效果也不夠顯著，可見韓粉並不完全接受韓國瑜的主導。

民粹的根源在於人民的憤怒與不滿。只要對現實環境的負面情緒高漲，形成一股強大的民意，在民主體制內就有了民粹的溫床。民粹主義者或者乘勢而起，繼而鼓吹煽動，在選舉中贏得勝利。一次的失敗不代表一蹶不振，歐洲的民粹主義政黨也是歷經多次選舉才有今天的成功。況且，韓國瑜有五百多萬選票支持，仍是可觀的數字。

或許韓國瑜的失敗要從更宏觀的架構去探討（例如主權問題對決菁英腐敗的議題訴求），不完全是個人因素。但是，從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來看，社會經濟條件的惡化，助長了一個「新而危險的階級」（precarariat）興起，他們是民粹運動強力的支持者（Standing, 2016）。這樣來看，台灣的社會經濟問題若不能減輕，韓國瑜的興起就是民粹的插曲，而不是終章。姑且不論韓國瑜是否東山再起，當下一個具魅力的民粹人物出現時，聲勢或許更浩大。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群眾的民粹能量可能比研究政治人物更迫切。其次，網路在選舉的重要性越來越可見，操縱網路言論也成爲一門重要的選舉技巧。不論民粹與否，任何候選人都會更重視網路操作。而近幾年西方民粹主義政黨在這方面的表現愈見成熟，成功引導了選民的投票意願。韓流現象也有網路帶動的成分，不過要精細討論的話，目前仍不可能，因爲缺乏資料。「網軍」是選舉的熱門話題，但目前網軍的運作方式仍然依賴新聞報導揭露，需要設計研究方法，這是未來政治傳播領域得繼續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 NOWnews, 2019。〈唐湘龍、李艷秋遭韓粉圍剿，王鴻薇怒飆：真的夠了〉5月2日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02/3357857/>) (2020/3/5)
- 丁世傑, 2019。〈韓國瑜冒最新金句，「得民調得痔瘡」〉《中時電子報》11月26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126003722-260407?chdtv>) (2020/3/1)
- 丁世傑、王玉汝, 2019。〈內門庶民起義，李佳芬：日子難過也要勇敢走下去！〉《中時電子報》10月6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06000011-260407?chdtv>) (2020/3/1)
- 丁世傑、郭吉銓、陳科廷, 2019。〈韓國瑜演說全文，「為中華民國不惜粉身碎骨」〉《中國時報》6月1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601002380-260407?chdtv>) (2020/3/1)
- 三立新聞, 2019。〈苦苓讚韓國瑜「被政客埋沒的綜藝咖」：成就會超越沈玉琳！〉12月26日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60596>) (2020/03/04)
- 王峻祺、游太郎、王錦義, 2019。〈韓國瑜花蓮造勢，正式登記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自由時報》6月8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16278>) (2020/3/1)
- 王慧瑛、王昭月, 2019。〈挺韓五虎將發動庶民起義，引爆政壇新勢力〉《聯合新聞網》12月1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548/4197920>) (2020/3/2)
- 沈有忠, 2020。〈韓國瑜把中間選民「推」給了蔡英文〉《Yahoo論壇》1月3日 (<https://pse.is/w279u>) (2020/3/17)
- 周麗蘭、黃嫚翎、黃國峰, 2019。〈雲林造勢感動全場 12 萬鄉親，韓國瑜致詞全文〉《中時電子報》6月15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615002530-260407?chdtv>) (2020/3/1)
- 林序家, 2019。〈韓國瑜一句「誰說的」，黃光芹還原現場解讀他選總統……〉《新頭殼》3月12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3-12/218526>) (2020/9/25)
- 林家興, 2019。〈韓流湧入，「菁英藍」vs「草根藍」鴻溝愈來愈深〉《端傳媒》6月18日 (<https://pse.is/v5ckx>) (2020/3/2)
- 林濁水, 2018。〈全球民粹狂潮中的時代力量和柯文哲〉《美麗島電子報》3月12日 (http://www.my-formosa.com/DOC_130862.htm) (2020/3/17)
- 唐筱恬, 2018。〈非典型戰法打亂對手，韓國瑜 國民黨突變基因〉《今周刊》1145期, 11月28日 (<https://pse.is/rx3pg>) (2020/2/29)

- 徐慧珠、何宜信、李讚盛、林義邦，2019。〈國家機器動得厲害，韓爆：車子被裝追蹤器〉《TVBS 新聞網》8 月 20 日 (<https://reurl.cc/5qOYdq>) (2020/3/1)
- 桃園孫先生，2019。〈本年度最終集，第 201 集〉《YouTube》12 月 31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8UQpOhr6I8>) (2020/5/10)
- 馬華靈，2019。〈何謂「民粹主義」？一個最低限度的定義〉《端傳媒》1 月 7 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107-opinion-mahualing-populism-thin-thick/>) (2020/3/4)
-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2018。〈高雄市第 3 屆市長選舉選舉公報〉 (<https://pse.is/w35eq>) (2020/3/4)
- 張宇韶，2020。〈大選讀秒階段：蔡英文分進合擊，韓國瑜民粹再升級〉《聯合報 鳴人堂》1 月 6 日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561/4269969?direct?from=udn_ch2_menu_dc2) (2020/3/17)
- 張毓思，2020。〈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為什麼來到台灣就失靈了？〉《天下雜誌》1 月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8666>) (2020/3/14)
- 陳珊珊，2019。〈韓國瑜名言大噴發，3 場政見會狂飆 42 金句〉《EBC 東森新聞》12 月 27 日 (<https://news.ebc.net.tw/news/politics/191652>) (2020/3/1)
- 陳雅玲，2019。〈民調回來了嗎？韓國瑜：千萬不要在冷冰冰的民調打轉〉《聯合報》10 月 3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2702/4134833>) (2020/3/4)
- 報橘，2019。〈韓國瑜給韓粉免死金牌？ 韓國瑜向「韓黑」產業鏈宣戰：以後看見抹黑韓就嗆「他奶奶的，拾北等你」〉9 月 9 日 (<https://buzzorange.com/2019/09/09/han-guoyu-called-out-to-the-haters-in-campaign/>) (2020/3/1)
- 無作者。〈2020 總統大選政見發表會逐字記錄〉 (https://hackmd.io/@billy3321/Ske4uQJAB/%2F%40billy3321%2FBJUN_71Cr) (2020/3/1)
- 童清峰，2018。〈韓國瑜現象，非典型國民黨挑戰民進黨〉《亞洲周刊》33 期，8 月 20 日 (<https://pse.is/vzz8j>) (2020/2/29)
- 黃國樑，2019。〈林佳新：「非韓不投」是渴望政治不再被權貴、菁英綁架〉《聯合新聞網》6 月 2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883745?from=udn-related_news_ch2) (2020/3/2)
- 匯流新聞網，2019。〈高雄市長直播說「鳳走雞來」惹爭議，韓國瑜「失言事件」還有這幾樁〉 (<https://cnews.com.tw/140190902a01/>) (2020/3/4)
- 楊毅，2019。〈人氣不墜，竹苗重要頭人全面相挺，韓國瑜初選聲勢持續領先〉《上報》6 月 30 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6338) (2020/3/1)
- 楊濡嘉，2019。〈「唯一支持蔡英文」，韓國瑜今籲支持者這樣回民調電話〉《聯合新聞網》11 月 29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2702/4194496>) (2020/3/2)

- 廖元鈴，2019。〈韓流為何席捲全台？重量級美國媒體：找到「中國網軍」操盤社群的證據〉《今周刊》6月 (<https://pse.is/tfsjk>) (2020/2/29)
- 劉霖林，2019。〈白韓網軍欲再造挺韓盛況，關鍵操盤手曝光〉《新頭殼》10月29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0-29/318225>) (2020/3/4)
- 劉懿嫻，2018。〈韓粉網軍謾罵失控，韓國瑜終於說話了〉《TVBS News》11月13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028156>) (2019/1/19)
- 潘維庭，2020。〈民調蓋牌讓全世界驚奇，韓國瑜透露這樣做的背後原因〉《風傳媒》1月7日 (<https://pse.is/mkaqt>) (2020/3/2)
- 蔡孟好，2019。〈聲明全文／選不選 2020？韓國瑜發表五點聲明〉《聯合新聞網》4月23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771588>) (2020/3/1)
- 鄭進耀，2019。〈看懂韓粉番外篇，每個韓粉生命中都有一個韓國瑜（下）〉《鏡周刊》11月8日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1106cul009/>) (2020/5/8)
- 賴怡君，2018。〈他剛好站在民粹浪潮風頭上 柯文哲死忠粉絲的三種樣貌〉《信傳媒》6月7日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0273>) (2020/3/17)
- 鏡週刊，2019a。〈怒轟假韓粉小癩三，韓國瑜：我是用屁眼在看他們〉5月3日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503edi002/>) (2020/3/1)
- 鏡週刊，2019b。〈挺韓直播主參戰！十大名單曝光強攻 YouTube，幕後操盤手竟是她〉10月29日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1029/1567332.htm>) (2020/3/4)
- 蘇蘅，2017。〈民粹政治與社群媒體造神〉《名人堂電子報》9月27日 (http://glbog01.studios.com.tw/2017/09/blog-post_980.html) (2020/3/17)
- Albertazzi, Daniel, and Duncan McDonnell. 2008. "Introduction: The Sceptre and the Spectre," in Daniel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p. 1-1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atto, Nathan. 2019. "Populism and Han Kuo-yu." (<https://frozengarlic.wordpress.com/2019/12/27/populism-and-han-kuo-yu/>) (2020/3/4)
- Booth, Josh, and Patrick Baert. 2018. *The Dark Side of Podemos? Carl Schmitt and Contemporary Progressive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 Canovan, Margaret. 1999.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No. 1, pp. 2-16.
- Conniff, Michael. 1999.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Conniff, 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pp. 1-21.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Empoli, Giuliano Da (林佑軒譯)，2019。《政客、權謀、小丑：民粹如何席捲全球》(*Les Ingénieurs du Chaos*)。台北：時報。

- Judis, John (李隆生、張逸安譯), 2017。《民粹大爆炸》(*The Populist Explosion*)。台北：聯經。
- McCormick, John P. 1997. *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Against Politics as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ffitt, Benjamin. 2016.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dde, Cas, and Cristobal Rovira Kaltwasser. 2017.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dde, Cas.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4, pp. 541-63.
- Mueller, Jan-Werner. 2003. *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 War European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ueller, Jan-Werner. 2017. *What is Popu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 Nichols, Tom (廖喚昇譯), 2018。《專業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台北：臉譜。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For Most Trump Voters, Very Warm Feelings for Him Endured. Also: A Detailed Look at the 2016 Electorate, Based on Voter Records."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8/08/09/an-examination-of-the-2016-electorate-based-on-validated-voters/>) (2020/3/14)
- Roberts, Kenneth M. 1995. "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Peruvian Case."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pp. 82-116.
- Rousseau, Jean-Jacques. 2011. *Basic Political Writing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 Schmitt, Carl. 2010. *Verfassungslehre*. 10. Auflag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Standing, Guy. 2016.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 Taggart, Paul. 2000. *Popu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ikiquote, 2020。〈韓國瑜維基語錄〉 (<https://zh.m.wikiquote.org/zh-tw/韓國瑜>) (2020/3/1)

Populism in Taiwan: Han Kuo-yu and His Supporters

Cheng-Kuang H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Su-Hui, Chi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trend of populism has become an issue in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aiwan also joins this trend, the figure politician named Han Kuo-yu rose in year 2018. Before identifying Han to be a populist, this article would first review the definitions of populism and then establish a set of indicators for prescribing populism. In fa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pulism can be assessed by the following indicators: 1. Anti-elitist discourse and conspiracy theory; 2. Assertions of discrimination and anti-pluralism; 3. Authoritarian and anti-institutionalism predispositions; 4. Distrust of the mass media; 5. Attitude of anti-expertise. Moreover, given that the internet is important in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also defined the “internet-technological populism” with 3 features, which are: the big data experts playing the core decision makers in the election campaign; cooperation with extremist web writers; unconventional, atypical political leaders. Our analysis concluded that, the populist features of Han starts to become obvious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but his mode doesn't belong to the internet-technological populism, and he himself is not even a competent leader. However, his hard-core supporters, aka Han-fans, take on stark and more active populist attitude. Therefore, Han's failure doesn't mean the recession of the populism in Taiwan, the populist wave may still strike agai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Han Kuo-yu, populism, internet-technological populism (IT-populism), Han-fans

